

蔡
锦

作品集

小说卷

种子

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种子

蔡锦
作品集
小说卷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种子 / 蔡铮 著

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3.12

ISBN 978-7-5354-7022-5

I. 种… II. 蔡… III. 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46992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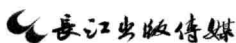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: 张远林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封面设计: 周 佳

责任印制: 左 怡 包秀洋

出版: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首壹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00 毫米×1020 毫米 1/16

印张: 14.25 插页: 1 页

版次: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

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48 千字

定价: 26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七十年代改天换地，许多家的祖坟都给挖了，没人动他们的坟。那坟上长着厚茸茸的胖根藤，坟四周长着一丛丛的刺花树。飞来的鹭鸶和巨大的白鹤常歇在坟上，从远处看就像一朵朵盛开的茶花。放牛的老人、妇女和小孩也常聚集在这坟头上。坟上的草肥厚、洁净、软和，坐上去很舒服。妇女们常坐在上头纳鞋底，小孩们常在草地上打滚，老人们常坐在坟上讲故事，自然少不了这坟里人的故事。于是常有小孩把脸和耳贴着绿茸茸的草，对着坟里大叫：“卢大爷，你睡醒了没有？你看到了我们吗？”坟里没有动静，湖水一样的天空偶尔游过一只小鸟，呀地叫一声，像是回答。

蔡铮和他的几篇小说（代序）

一平

头一次读蔡铮的文字是十四五年前了。油印本，厚厚的，好几本，有诗，也有小说。现在如还有，该是文物了。那时，他二十岁出头，每天写，大概已经有百多万字了。他写作的风格、气韵当时就已经有了。

蔡铮的经历有些传奇。他的家乡红安是中国贫困之地，革命之乡。作为农民的儿子，饥饿贫穷，父母没有文化，加之社会动乱。便“野”在地里。好在他聪明，考上了师专读英文。也就是那时开始了他的文学之路。毕业，自愿回乡务农。养鸡，鸡却死个精光。不甘心，就闯去当兵。因为会英文，调到一所军校当代课教师。孤独、寂寞，与世隔绝，但却有了清静和时间，于是有了一段很好的创作时期。他的写作，主要也就是那几年。之后，他在家种地，又去代课，又去读书。1994年，中国现代史研究生毕业，他放弃了读博士、出国的念头，谋职北京准备发愤写小说。但无人赏识，也无处发表作品，生活亦无着落。最后还是出走，来了美国。又读书，又寻职，现在是有了工作，也有了女儿。但他仍然不安，时时想辞职，去写他的小说。有一天，他或许会出走，突然跑回红安。写作始终像恶魔一样追随他，但他终也未能当一个职业作家，甚至没能发表作品。

寻根文学毕竟是“寻”，但蔡铮的小说却是土地中由根长出来的。蔡铮的小说如他的体质，结实饱满，像中国北方的玉米。在他小说的细节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他生命的结实、旺盛，充满活力的诗意及热情，当

然还有他的淳朴和天真。他由土地而来，他的小说由他而来，是他生命的庄稼。中国有不少写农民的小说和作家，但多是由外部的观察和描写，但蔡锺的小说却是他生命内部的生长、开放。而他属于大地和农民。

“五四”新文学以个性自由为主旨，它以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精神为参照和指向，因此，它就有了对中国传统、社会和人文情态的激烈的否定、批判和反叛。这是早期“五四”文学的主流。叛逆出走、孤独抑郁乃至激进革命的青年是当时小说的主要人物。我们今天来看，这是文明撞击中，生命的裂变。不论对否，其作为生存、生命则为异常。由于异常个别而光彩。冯文炳的出现是它的一个反动。他把目光转向中国本土，在民间风情中给予人文的肯定。他使中国民间人文情态进入新文学语言，这有似于《诗经》。由是新文学除了由内向外的一向——叛逆与批判之外，还有了由外向内回归的一向——对中国本土人文情态的认定和审美。新文学回到了中国人生存的主体，回到了中国自身的文化气韵，人文情态，自然风俗。这是一个重要转变。冯文炳是一个开始，只是他更接近散文。但到沈从文便有了成熟的人物——小说，至此新文学的这一脉在中国便落了根。以后有艾芜、叶君健、老舍。戏剧上，曹禺由《雷雨》到《原野》，也可以看出新文学的这种变化。所谓文学的根，即是其本语种的人文文化情态，语言由此发生。

自一九四九年，中国新文学就基本断了根。它的原因不用说了。一九七八年后，出现了《今天》的诗和寻根文学。可以说这是中断的“五四”文学的再次浮现。前者接近“个性自由”，后者就是沈从文的传统。这是八十年代，文学上有意义的事，有了好作品，很有希望。但随之也有了不好。诗，追逐西方现代语言之时髦。小说更糟，把各种稀奇的怪事饰以民俗，拿来贩卖显示（电影将之发挥得更淋漓）。人们还来不及批评、反省，等待时间的调整，却已是商业浪潮，成功即合理。文学几乎已经是另外的世界。

这里辑了蔡铮五篇小说，都是旧作，也都是简单的小故事。在文学的泡沫中，或许它们是一小块泥土，可以让我们重新感受文学在中国大地质朴充实的生命。或许它们还有另外的希望。

蔡铮的小说有一种本质的力量。好的小说没有意识先见，但同时却又是寓言，蕴含着生命隐蔽秘密。蔡铮小说的故事、结构还没有那么成熟，但他的生命具有对生活本质的感悟天赋。“读书”这个生动的故事，蕴含着中国世代农民和文化的关系。“字就是金子，银子”，这个简单愚蠢的真理就是中华文明大国的中心秘密，是它那句芝麻开门的咒语。如果说，这个故事残酷、荒诞而又愚昧，那么这个古老庞大的国家也同样。权力、财富、文字，三位一体。所谓文明，就是其以文字的中介对大地芸芸众生——农民进行严酷统治与剥夺。文字是这个国家权力的咒符。农民对文字的崇拜与迷信，就是他们受之统治与控制的表征。由此“晕书”这一荒唐的笑话，轻松而准确地透露了它的奥秘，文字即权力和权力对文字的垄断，由此人对它恐惧而疏隔。由此“要学一肚子字，还不要杀头”，就不是一个玩笑。但是中国文明真正的悲剧和宿命是，“他还是把他玩丢了书包的宝贝儿子毒打一顿，谁劝都不肯住手……当夜又叫堂客把他的破褂子剪了，给儿子缝了个新书包，叫他第二天背上上学去。”农民活得再不是人，但中国文字还是建立了“人”，而文字也还是通向金子、银子的阶梯。文字不仅仅是国家权力的咒符，也是盖印在农民骨中的咒符。这是中华民族，几千年文明之坚固的原因。

“民以食为天”，这是中国古老的哲学；“吃饭的问题最大”，是毛泽东革命的根据。食几乎决定了中国农民全部的历史和命运。蔡铮的小说反复表述这个主题。“狼猪”是一个残酷的故事。而残酷的根源就是饥饿。猪本身惰性温驯，是喂养食用的，但由于饥饿它成了狼。它残酷地吃了病弱的小女孩。那个天真的在河里摸虾的哥哥，那个可怜巴巴怜爱孩子的父亲。悲惨残酷，发生得平平常常。没有谁是凶手制造罪恶。就是父亲对那头狼猪的疯狂暴力也自然合理。“突然，他听到小女儿叫了

一声‘伯……’他慌忙定住，回头，却只见那一摊血肉。”悲怜与残酷，它展现了中国大地最神秘的本质。这是一个偶然的故事吗？“怪的是那头猪也坐在桌旁，跟他们一道吃着，吃得咯喳咯喳响。”这真让人毛骨悚然了。在中国农民世代生活中，饥饿的梦魇与他们日日同在，这头凶狠而又不能驱除的狼猪时时会站立起来，将他们撕碎吃掉。饥饿的恐惧，饥饿的残酷，它们世代笼罩中国大地和农民。

“最好的菜”这个残忍的故事，它的发生在这一句话“人家的？哪个人家的？野猪吃得，我们吃不得？来！看谁敢夺我们的箩筐？”对于饥饿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。而由此也就有了中国世代的土匪、革命；有了团丁、砍头、官府镇压。中国近代历史有种种主义、运动，但落到中国土地的实处也还是这件最简单的事。德福、团丁、李家楼、赤卫队、红军、解放……往往返返，都由德福那一句话所发生。一部浩浩荡荡的历史竟如此简单。这个小故事可以贯通中国的历史，秦末、汉末、明末，一直到近当代的革命。沈从文的小说很好，它不幸有残酷，但沈先生更看重中国土地人性的和谐、善良、美好。他值得敬重。但是中国的深处实是残酷，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战争、暴乱和革命。如果说蔡铮的小说由沈从文这一文脉有所发展，那就是他更深入地进入了中国土地与农民的生活，展示了它的残酷性。有一点要提及，蔡铮表现残酷常常是以天真、善良、无辜的生命、心灵的被伤害为对衬的。例如，这篇小说的天雨。因此，他的小说是人性的，有对残酷最大的悲悯和抗议。这和一些炫耀残酷不可同日而语。

小说最困难的是细节，最做不了假的也是细节。细节体现小说家的素质和才能。甚至可以说细节是对小说家精确的考验，它决定一个人不应该选择去写小说。蔡铮的故事，一般地说有些简单，其结构也还是单线条的。不老到。他不是职业写作者，没有时间精力做此努力。但他小说的细节甚为精彩，一笔一句都拨动你，没有做作勉强。这是小说家最困难的事。但于蔡铮却很随手。很简单，它们是他生命发出来的。他

旺盛的生命有对农民生活强烈丰富的热爱和汲取，这片土地上的动一伸，一石一叶都会使他激动不安。《油条》这篇小说完全是细节的连缀。这是个孩子与食物的故事，它的背景是中国农村的父权。食物的匮乏，使人性鄙陋，如那个父亲。但是，匮乏的食物，两根油条，却使作者写出了这样一个如此生动可爱的孩子。一方面是食物的诱惑、禁戒、惩罚，一方面是天然的欲望——微小而又可怜。孩子在这两者间，他渴望又恐惧，克制却又小心试探，他告诫自己、强迫自己、欺骗自己、鼓励自己，于是“掐下一点”……陶然的满足、幸福……最后，是猫对他命运似的捉弄。我们看到，夹在匮乏和自私严酷的父权间，孩子卑怜的生命和心灵。这样细微而丰富的描写，非有亲身之历不可，而且要有异常的敏感和细致。强健的体魄而有这样敏感细致的心灵是难得的。我常诧异，蔡铮这样强壮，怎么又这样敏感细致。

蔡铮小说的细节基本是写实的，这使他的小说质朴坚实。但是，他潜伏的生命总会在小说的某一处突然爆发（实际这是诗人的表达），穿透小说的实在性，而打开世界的另一极——生命本质的神秘、恐惧、不可知的命运。如上面的列举：“怪的是那头猪也坐在桌旁，跟他们一道吃着，吃得咯喳咯喳响。”“突然，他听到小女儿叫了一声‘伯……’他慌忙定住，回头，却只见那一摊血肉。”他的世界是两极相应的。如果没有后者，小说就会平板，缺少生命的震撼力。因此说他的小说是诗性的。人并非生活在实在中，实在受其后面不可知的力量——潜藏于生命的恐惧、欲望、暴力、梦想——的控制。这也就是拉美小说的魅力。《猪精》这篇小说，人与兽怪的界限消失了。生活向我们呈现的是一个日常人的世界，但兽怪就潜伏在其中。达善怎么也不会明白，明明是一头猪，它怎么就会是黑货——自己的侄儿。但人不是兽怪吗？这是人类最古老的命题。埃及的人面狮身像，古希腊神话的喀戎，以至女娲、《西游记》，戈尔丁的《蝇王》。“人”只是人文文化的限定，而人的另一面则永远是“他吃饭不用筷子，也不用碗……”愚昧、野蛮、残酷、兽

性、黑暗，这就是匍匐在中国大地的兽怪——猪精，它在日常，在农民和所有的人性中。在这片大地，“时时可以看到一个大黑家伙在那块平地上突然竖起，前蹄向上攀爬着，像一匹昂然直立的马，高大无比；人一走近它就惊恐地瞪着白眼，一会儿后便烟一样消了，像是融入了夜空中，又像是一闪身跃入了明净的天空。”这不仅是中国，也是整个人类和星球。

蔡铮的小说里有愚昧黑暗，但也有孩子心灵般的天真和透明；有残酷，但也有农民的质朴、诚实和善良。“种子”（见《今天》2000年4期），那个本分老实善良的农民体现了中国世代农民的品质，但他们的善良忠厚并没有好的报应，他们受控人世，又被未知的命运所左右，不幸又不幸。虽然如此，“……但没有人动他们的坟。那坟上长满厚茸茸的根藤。坟四周长着一丛丛的刺花树。远处飞来的鹭鹭和巨大的白鹤常歇在坟上，从远处看来就像一朵朵盛开的茶花。放牛的老人，妇女和小孩也常聚在这坟头上，坟上的草肥厚、洁净、软和，坐上很舒服。妇女们常坐在上头纳鞋底；小孩们常在这草地上打滚；老人常在坐在坟头讲故事，自然少不了这坟里的人的故事。于是常有小孩把脸和耳朵贴着那绿茸茸的草，对着坟里大叫：‘卢大爷，你睡醒了没有？你看到我们了吗？’”温暖、抚育土地和农民，梦魂牵萦。这是蔡铮的热爱，与生俱来。但，这又是已经死亡或正走向死亡的土地和农民。他倾听、呼唤，却没有回声。大概，这也就是蔡铮的小说一直埋没的另一层潜在原因。

由沈从文的小说下来，按文学自身的生长逻辑，蔡铮笔下的小说（包括他未完成的宏愿）在文学史上应该在四五十年代就完成了。但是战争和革命打碎了文化的生长。动乱使文化没有了可能。《今天》的诗歌、“寻根”小说是“五四”文学的一个连接，似乎有了恢复的希望，但又有了现代进军和商业化。由此，我们看到文明撞击中，弱势文化是如何破碎而又丧失再生长的秩序的。世界一体化的强烈冲击，毁坏了落后地区文化自身的秩序和自足，无论他们怎样企图修复也不可能。而这

也就是今天世界“进步”的代价。由此，我们也就瘫痪在文化的碎片间，听任野蛮。中国将以它的方式回馈世界。

现代世界是个人化的，因而也是分裂的。而蔡铮则极力保持他的完整，保持他和他人、群体、土地、自然的一致性。他更属于土地和农民。无论有了怎样的教育、阅读；无论到了哪里，京城文坛，或美国学府、公司，他都奇迹般保持着这一本质。在我接触的人中，只有海子于此和他一致。我称他们是大地之子。但是这个世界是剧烈分裂的。海子无法接受，毅然而去。蔡铮凭着他强壮的身体仍不甘心，但他的生活和命运却不由自主，在这个世界，他的生活和他的心灵南辕北辙。就他的气质和体魄，他应该完成一部大地的史诗，但他实际所作只是捡拾了一个小小的角落。他的大部分精力用去应付他无着的生计。现在仍然日日梦想着他的家乡、土地、感天泣地的故事，但他却不得不每天坐在美国信用卡公司的电脑前统计那恼人的数据，以供养他的家庭和孩子。也许有一天，他真会突然地跑回红安，去写他的小说。我劝他千万别这样。

（注：此文为一平先生 2001 年为北岛主办文学季刊《今天》2001 年夏季号《蔡铮小说专辑》所写。刊登于《今天》2001 年夏季号。）

目 录

代序：蔡铮和他的几篇小说	001
最好的菜	001
种子	010
天德	020
娘的信	033
读书	053
贵花	059
油条	069
猪精	076
会餐	082
狼猪	088
裤子	098
六根指头	103
老师	119
流氓	134
走	167

最好的菜

天雨十五岁生日那天只得到李家楼去当团丁，一来因为他姓李，没有父兄，他到了这年岁，有义务去防匪，二来因为家里没吃的，冬天也没什么好干的。当团丁连刀叉都得自备，但一日三餐是管饱的。可饱饭也不是白吃的，匪来了一声锣响就得拎着刀叉向前冲，杀死人有赏，通常是两块光洋；被人杀伤也有赏，可以躺在家里白吃白喝半年；被人杀死了家里人得赏，还有响当当的超升道场，人被大杉木棺材装了埋到地下，魂魄却升上天去。天上很好，可娘和舅舅都怕他升天。在打造什么兵器时舅舅来给他出主意。兵器有三种，红缨枪、叉子和大刀。红缨枪和叉子隔老远就可够着人，但没大刀灵便，只能前刺；大刀灵便，却得挨近人才有用。到底用什么？舅舅借了把大刀让他挥着试了试，发现他使起刀来没有叉子顺手——从小码草垛子、送柴草上房用的都是叉子，便决定给他打一把叉子。叉子两根齿，断了一根还有一根，一齿没咬着还有一齿，还可搅刺。另外，他们只消把家里的那把叉草的叉子送到铁匠铺去轧一轧就成了，省了开销。去团营前娘给他扯了根红裤带，嘱他夜里脱裤子莫解腰带，又嘱他若遇上几个人一起杀人，自己靠后一点，别让阎王把账算到他头上。舅父老早就说要教他个护生诀窍，直到他去团营的前一天夜里才告诉他，并千叮万嘱不要外传。这个诀窍是他爷传给他父，他父传给他的。这是他祖宗几代的护身诀窍。没有这护身诀



窍，就没有他们这一家，当然也没有天雨他娘，也就没有他。这个诀窍是他爷从前杀毛子时跟营里年纪最大的一个老兵学的。现在这个诀窍他正用得上。舅父说，仗打起来，拿好自己的家伙，千万不要想着去杀人，要一心想着瞅着不让人砍到自己。自己手上的家伙是用来防人杀你，不是用来杀人。一想着杀人，心就离了位，看不住自己，命就被人夺了。刀叉砍杀在人身，一是看不到别人的刀叉；看到别人砍杀来，想挡都挡不及——刀叉在在身上拔不出来，自己不就遭人砍杀了？自己的心要空着，叉子也要空着，全用来看护自己。千万别信穿了符衣喝了符水就刀枪不入。天雨只记住夜里也要缠着腰带睡觉，打起仗来叉子不要叉进人家肉里拔不出来，就欢欢喜喜拎着叉子去李家楼吃饭。

李家楼距李家湾三里地，是这一带最大最富的庄子，方圆五十里都有庄田。庄子里住着做生意、行医发财的李姓人四百余户。这里自从没了皇帝后就没了王法，到处都是抢犯。抢犯首先还用黑布蒙着脸，半夜里来，几个人一伙，打着火把，拿着刀叉，把散住各处有一点点积蓄的人家一围，撬开门，将屋里的金银细软抢个一空，逼人交出藏货时还都别着外地口音；很少杀人，只在走时问：“认得我么？”若说认得，一刀就下来了；不认得就没事。不久就晴天大白日里来，面也不蒙，音也不别，抢了还留下大名大姓；抢犯手里还有火子枪，还有炸弹；只是大批的抢犯不再抢穷人而专抢富人。富点的村子便自己打了围子，筑起围墙，训练团丁，日夜把守；穷庄子便野在那儿。穷庄子与富村连亲带戚同姓同宗的也都可移进有护卫的庄子里，或把值钱的东西送去保管，但也有义务出钱出人。李家楼的围墙是方圆几十里最牢靠的，天雨家既没有人挪到李家楼去也没有什么东西送到李家楼去；自己垅里也筑了围墙，也有人把守，只是湾子小得多，要不了那么多人看；看夜的人都得自己备吃的。

李家楼背后是座小山，村前是两口水塘。两口水塘围住了大半边村子。两塘之间一条小埂路直通正门，像一条独木桥连接村子和水塘之

外的一片水田。村子正门像个城门，有两人把守。一个天雨认识，是李家楼的癩痢保三。保三穿着便裤，裤脚扎在青布鞋里，一根黑带子系死；上身穿着道符衣，那白白的符衣一道道缠在上身，衣上的鬼怪扭曲倒竖，使他显得像棵老树干；头上也缠绕着符布，烂肉参差的头皮不见了；拿着青得像鲫鱼背的大刀，活像影子戏里的虾兵虾将。

“来得好！你等着一起撵去。”保三说：“刚有人送信，你湾的德福到了湾子后头。叫人去了。这回他跑不了！逮着了要把他千刀万剐。我们有酒喝。”他舔着嘴。天雨心里砰通一下。德福比他大四五岁，做了匪。上回一个人绑了一身炸弹，藏了盒子炮，赤着大脚丫子，大摇大摆走到李家楼大房家正厅里，把盒子炮望桌上一拍，一手撕开破上衣，挺出腰上的炸弹，一把抓住大房爷的手，“都给我让开！我带他出去，拿钱来买！谁乱动一下就是杀你大爷凶手！”门外站着团丁，有拿刀叉的，有拿火枪的，都愣在那儿。“放下家伙！”他吼一声，大房爷也跟着吼：“放下家伙！”伙计们都只得把家伙轻轻放在地上。他牵着大房爷走过厅堂，走过院子，走出巷子，走过村前，走出村子，像牵一条狗。所有的人都只呆望着，一声不敢出。大房爷原在汉口做生意，发了大财，在村里何等威风。老来没有轿子是不出门的，那会却走得脚不点地，大褂浮在地上飘飘的，像被老鹰拖着的小鸡。德福下了一千大洋的款子，叫他们三天内送到上宫山上庙里。大房家凑足了钱，按时按地送去了。可大房爷还是被弄死了，丢在上宫山脚下，脚丫子叫野狗啃了大半边。有人说他是在交款前就被弄死了，有人说德福他们是在得款后才下的手。这一来大家恨死了德福。抢犯也有规矩，这么不讲规矩的抢犯还从未有过。二房三房一家要去把德福他娘他弟一家杀个干净，但德福也姓李，两湾有协定；再说德福入了匪帮，上到的款子一分也没送回屋里。大房家的老大有算计，说冤有头债有主，只等着德福来抵债。德福怎么还不走远些？

不一会就有披挂道符的一大串人呼呼啦啦跑出来，有两人扛着长



枪，几个人扛着土铳，其余的拿着刀叉。天雨开始发抖。保三说：“你也去呀，见识见识。”天雨便跟在他们后面跑。正是农闲时节，田地里没有人。他们一行三十余人，跑出一里来地，打头的大房老大继才叫大家站住。大家都呼呼喘气。继才说：“今天是他送上门来。切莫让他跑了。一半人到李家湾后去围，我带一半人到河叉口去等。”马上人分成两半，一半朝北；一半朝西北。天雨不愿回自己湾子，就跟着往河叉口去。

跑了好久才到了河叉口。河叉口是从李家湾通到西边山里最近的路。一条河从南向北流过，划了一道沟，西边是大山，东面是小山和田地。冬天河水平，一条小路从那里穿过两架高山通到山里。那里有一座三四丈宽的石头桥。继才叫十个拿枪铳的伏到桥对面山脚的小树丛里，德福如从这里上山，等他走到桥中间就开火；其余的都散到河对面的坡地两边的树丛里。躲在山脚可看老远，在坡地的树丛里的却看不多远，继才叫他们听到枪响就冲出来，堵他的回头路。继才看到叉子比人长一半的天雨，便叫他跟着伏到山上。

天雨把叉子放在地上，蹲下看着远处。跑了一阵，身上有点发热，哆嗦好了一点。从那里望出去，二三里外的田地里都没了庄稼，田埂上的树都没有叶子，地里田间的路白白的。三只毛狗像几片红色的枫叶，在灰黑的田埂间飘飘摇摇。一群黑鸦雀绕着毛狗翻飞，喳喳声在山里撞击回荡。没有人影。蹲在他身边架着铳的木清说：“待会打只毛狗回去吃吃。”刚说完，从李家湾那边传来轰轰闷雷般的铳响。继才忙叫大家看好。

天雨又开始发抖，冷得像浸在冰水里。他想德福根本没回来，他们得的又是假信。上回半夜李家楼的人得信来捉德福，湾子里锣鼓乱响，一湾人都闹醒了。最后大家见到一个人闪到湾子中央一个垮塌的屋基里，那里长满乱草。大家把那破屋基围了一夜，围得水泄不通，可没人敢进去。第二天从别的屋顶上对着草深的地方乱放铳，用铳把里头打了

个遍才有人穿了刀枪不入的道符衣进去。翻遍了屋基，只找到一只死黄猫。原来德福根本没回。德福家跟他们家只隔十步。德福家总没吃的。大前年这时候德福带他去打柴，那是他第一回走那么远去打柴。一到拾柴火的山上他就饿得动不了。德福说：“肚子饿了？我带了吃的。”德福跟他一样，筐里空空的，破衣里除了大虱子外没有别的。他问吃的在哪儿。德福说：“我带了就是了。弄完了柴我再拿出来，包你吃饱。”他要就吃，德福说不行，时候不到不能吃。他一直琢磨到底德福带了什么吃的。他翻过德福箩筐的底来看，那底跟他的一样，薄薄的篾做的，藏不住什么。山上只有枯树和干草，他到哪儿去变吃的？可德福那样有把握，不像骗他。他只好忍着饿捡起干树枝来。他捡一会问一会，德福却说捡满了两箩筐才拿出吃的来。他饿到后来干脆懒得问了。等两筐都塞满了柴，德福说：“我去拿吃的。”“在哪？”德福说：“我放在山脚下没带上来。走，我们一起去拿上来吃了。”路上他没打过盹，德福跟他一道走上来，没在路边草丛里藏什么。他跟着德福到了山脚。山脚下有一块田，田里稀稀拉拉长着萝卜。德福指着那一田萝卜说：“这就是我带的吃的。”说着就下地去拔萝卜。他说：“这是人家的，人家看到要夺我们的箩筐。”德福说：“人家的？哪个人家的？野猪吃得，我们吃不得？来！看谁敢夺我们的箩筐？”德福长得人高马大。他只得跟着下地，择大棵的萝卜拔起来。拔了一抱，抱到山上用袖子揩了大嚼起来。萝卜解饿又解渴，吃完香嗝打得像放铳。吃完德福还把剩下的萝卜和叶子都装到筐里。然后他们回去。路上他挑不动，走几步他就落在后面，德福走出老远，放下自己的担子，回来，挑起他的箩筐，走到他撂下的担子前面，放下，再回去挑自己的。柴挑到家全靠德福。他只想今天德福没有回来。回来了也千万不打这里走。从别的地方到山里去难一些，要湿衣服，但只要一上了山，人就拿他没法。山太陡，树草茂密，几步远就看不见人。

嗵嗵铳响不久，二三里地外的路上就下来一个人。天雨只求菩萨保